

论《内经》确立五脏概念的文化基础

王小平

(山东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5)

摘 要: 为正确理解和揭示五脏概念的内涵,对影响《内经》五脏概念内涵确立的古代文化思想及观念进行了梳理分析,认为:古代和合思想是五脏概念内涵形成的基元,五行学说是阐明五脏类分及其关系的思维工具,重道轻器观念促使五脏概念由实体向功能演变,司外揣内方法是整合五脏功能的主要途径。由此得出,《内经》五脏是人体的自我调节与控制系统,是生命活动的五行化功能模型,是人体不同特点的气化单位,是基于功能联系形成的集合体。

关键词: 五脏; 内经; 文化; 概念; 和合; 五行; 重道轻器; 司外揣内

中图分类号: R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7717(2013)06-1227-03

Cultural Foundation of Five Zang – Organs Concept in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WANG Xiaoping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35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reveal the connotation of the five Zang – organs concep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ncient cultural thoughts and ideas which influenced the concept and connotation of five Zang – organ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ancient harmony thought is the base of the five Zang – organs concept formation; the five elements theory is the thinking tool to clarify the classification points and relationship of the five Zang – organs; the idea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law and neglecting the entity has prompted the concept transformation from entity to function; the method of understanding the inside through observing the surface is the main way for integrating the five Zang – organs functions. Thus, the five Zang – organs system is the self regulation and control system, is the five elements function model of the life activities, is the different gasification unit in human body, and it is also the aggregate based on the function relation.

Key words: five Zang – organs; Huangdi's Canon of Medicine; culture; concept; harmony; five element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law and neglecting the entity; understanding the inside through observing the surface

《内经》五脏概念,经历了解剖直观、仿象臆测、意象思维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最后“详于气化、略于形迹”的五脏概念成为主导^[1]。期间,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及认知方式的影响是深刻且贯穿始终的。

1 古代和合思想是五脏概念内涵形成的基元

和合,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范畴,旨在阐发

自然及社会万事万物和谐默契、相异相成的本质关系。现代学者张岱年认为“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2]。

和合思想内涵发轫于中华文明的源头——《周易》,《周易》以象喻意、以数明理、以文解说,多角度、多层次地表达了“合和”的内在涵义。如《易经》乾卦中记载“乾道

参考文献

- [1]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 部[S].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0: 18.
- [2] 王丹. 药用地鳖虫的研究进展[J]. 科技经济市场, 2010, 6: 108-109.
- [3] 冯光军, 张正龙, 舒杰. 土鳖虫提取物体外抗凝血活性研究[J]. 中国民族民间医药, 2011(1): 50-51.
- [4] 杨耀芳, 钱巍, 金蕾. 2 型糖尿病大鼠应用土鳖虫与黄芪对体液免疫及补体的影响[J]. 中国免疫学杂志, 2010(12): 1091-1095.
- [5] 张耀辉, 王莹, 黄国清. 响应面法对 Arazyme 蛋白酶酶解地鳖虫条件的优化[J]. 食品工业科技, 2009(1): 180-182.
- [6] 国玮, 刘婷婷, 周文飞. 紫贻贝酶解条件的研究[J]. 中国粮油学报, 2010(1): 31-36.
- [7] 张琦, 郝云云, 余陈欢, 等. 响应面分析法优化石香薷总黄酮提取工艺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2(30): 116-118.
- [8] 严云良, 吕佩惠, 余陈欢. 响应面分析法优化小鱼仙草总黄酮的提取工艺研究[J]. 数理医药学杂志, 2010, 23(2): 194-196.
- [9] Yan Y L, Y C H, Chen J, et al. Ultrasonic – assisted extraction optimized by response surface methodology,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olysaccharides from Tremella mesenterica [J]. Carbohydrate Polymers, 2011, 83: 2.
- [10] 余小翠, 刘高峰. 响应面分析法在中药提取和制备工艺中的应用[J]. 中药材, 2010, 33(10): 1651-1655.

收稿日期: 2013-01-08

作者简介: 王小平(1962-), 女, 山东栖霞人,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博士, 研究方向: 治则治法及《内经》理论与临床。

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本义》释为“阴阳会合的冲和之气”,即:天道依大自然运行规律变化,万物各具本性、各有所用,事物之间保持关系的和谐,便能顺利发展。《国语·郑语》更深刻地阐明了“和”的基本内涵,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里,通过“和”与“同”的对比,指出“和”是“以他平他”,“他”是指相异或对立的事物,“平”是使协调、使均衡之意,“和”是事物多样性的统一,是异质的融合与协调。

和合思想追寻的是一种不同要素相济、相成而达统一和谐的世界秩序,这一思想为古代学术界共同认可和承袭,如儒家以“中庸”立论,确定了用“中”致“和”的行为规范,《中庸·第一章》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将“中和”上升为宇宙论;道家将“和”置于本体论的高度,《老子·第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出“和”是宇宙起源与演化的必由之路。

古代先哲不仅视“和”为宇宙间的固有规律及最高法则,而且认识到宇宙中存在着一个驱使万物归于“和”的自发调控机制,如《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天地之道,虽有不和,必归之于和”。古人将这个自然界不可测度的调控机制称之为“神”,如《荀子·天论》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周易注·系辞上》又云“两仪之运,万物之动,岂有使之然哉?莫不独化于太虚,歛尔而自造矣。造之非我,理自玄应,化之无主,数自冥运,故不知所以然而况之神”。不仅肯定了万物之“和”由“神”调控,而且明确认为“神”是自然界自我运动所形成的固有规律。

和合思想是涵摄儒、道等各家各派的,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一以贯之的普遍文化精神,作为中国文化重要分支的中医学必然要汲取和合思想的精华,用以阐释生命和疾病的原理。《内经》认为“人与天地相参”。(《素问·咳论》)宇宙是大天地,人是小天地,人与宇宙一样,也存在着一个自主的调控机制,构成人体的各部分之间以及天人之间“和”则健康,“不和”则病。于是,《内经》借解剖内脏之名,将人体分为若干部分,以说明人体生命活动内部以及生命活动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为此,《内经》完成了三项工作:首先,运用五行,将人体整合为以五脏为中心的、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五大功能结构,以阐释人体生命活动相异相成的本质关系;其次,确立了“四时五脏阴阳”的天人结构模式,以说明人体机能活动与外界环境保持协调统一的规律及机制;第三,借古代哲学“神”的概念及运动规律,阐述人体通过五脏相互作用以自主控制和调节生命活动的机理。所以,《内经》五脏概念的内涵之一是“机体内部协调、控制各器官组织生理功能的调节与控制系统”^[3]。可见,中国古代的和合思想是《内经》五脏概念内涵形成的文化基元。

2 五行学说是阐明五脏分类及其关系的思维工具

秦汉之际,阴阳五行学说逐渐成熟。阴阳学说所包含

的对立统一关系与阴阳相互作用以维持整体协调的功能,以及五行学说所包含的五行归类与五行生胜调节维持整体稳定的机制,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释,两者在说明自然万物“必归之于和”的机制上完成了统一。因此,可以说阴阳五行学说“乃是关于‘和’的应用之学”^[4]。从和合思想的视角看,每一个生命体都是具有自我调控能力的和合体,构成人体的部分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仅用阴阳二元律说明显然不够,而五行学说在阐释复杂关系及其调控机制方面较之阴阳学说更有优势。

五行学说是基于古人阐释事物关系的需要而形成的理论,《国语·郑语》曰“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表明了古人欲从五材相互关系上把握一切有形物质的原创思维。五行学说不仅仅是将万事万物分门别类,更重要的是阐释各种事物和现象相生相克、维持协调的动力学原理。有学者根据五行生克循环关系构造了一个“离散数学模型”,结果表明:由木火土金水构成的五行体系,在满足生克关系要求下,是所用元素最少的唯一体系,即五行说的存在具有唯一性^[5]。其科学价值在于,当用五行结构归纳经验材料、创立理论体系时,所形成的理论本质上符合现代科学的思维经济性或逻辑简单性原理。如,河洛选择“五”为生数,演绎自然变化。《五行大义·论五行及生成数》云:“万物虽多,数不过五”。凡偶数行(四行、六行等)不具备循环生克的属性,“三行”过于简单,无法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七行”虽能循环生克,但却含有多余成员,使理论不够精练。只有以五元素构成的理论,才能既满足生克关系完备的需要,又达理论简洁的效果。

《内经》通过解剖发现了内脏及其主要功能,但并未按照“眼见为实”的实际数目归纳内脏,而是将人体主要功能概之为“五”,显然是运用五行分类的结果。《灵枢·阴阳二十五人》云“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素问·脏气法时论》更加明确云“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贵更贱,以知生死,以决成败,而定五脏之气”。不仅如此,《内经》还以五脏作为人体最基本的要素,建立了“内有五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味、五位”(《灵枢·经别》)的藏象理论。古人并非不知脏腑、声色、时空变幻等不止于“五”,却采用了五元类分法,构造出一个天地人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其深刻背景正在于《内经》自觉实践了“五行体系唯一性”的原则。

在阐释五脏关系及人体自我调控机制的运变规律时,《内经》不仅吸收了当时五行学说的发展成果,如运用五行生克及制化理论论述五脏关系;还借阐释生命现象丰富和完善了五行学说,如《素问·阴阳别论》“脉有阴阳……凡阳有五,五五二十五阳”以及《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对体质的分类,已寓含五行互藏思想“心者,五脏六腑之大主”(《灵枢·邪客》)、“肺者,脏之长也”(《素问·痿论》)等论述,提示五行生克是多元、多变量、非线性关系。《素问·五运行大论》《素问·至真要大论》等关于五行乘侮及胜复调节的论述,也是五行学说的重要发展,对于解释自然界“和”的机制有重大意义,同时也阐释了中医治疗学的基本原理。

可见,《内经》五脏是五行学说在医学上的应用,是《内经》超越形态学基础,对人“整体生理功能经过整合后的五

个基本单元,此非人之生命体原型的描述,而是人体生命活动中功能关系的一种五行化的功能模型”。^[1]

3 重道轻器观念促使五脏概念由实体向功能演变

道、器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易传·系辞上》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涉及三个概念,道指无形的法则、规律,《易经·系辞上》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器指有形的实体、实物。形指物质形态。就事物的表现形式而言,既有超越形体的运动变化规律,也有感官可触见的具体实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古人在主张“道器不相离”(《来氏易注》)的同时,更重视无形的“道”。《老子·第四十章》曰“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语·为政》有“君子不器”的记载。由此引出了“道本器末”(《论语或问·卷八》)、“器由道立”(《周易正义·疏》)等重道轻器的观念。

五脏概念的初始涵义无疑出自解剖。古人通过祭祀与战争对内脏形态有了大致的了解,根据《素问·五脏别论》,《内经》以藏、泻为依据将内脏分为五脏、六腑(传化之府)、奇恒之腑三类。藏、泻对举,不仅是功能特点的归纳,也是解剖实物的描述,有学者认为具体五脏的选定与祭祀有关,肝、心、脾、肺、肾内藏气血,是实质性器官,在祭祀时便于完整割取;而传化之府内容物为水谷及糟粕,割取时不方便,溢流出的内容物显然会亵渎神灵。总之,从远古祭祀的角度,实质性器官的地位高于中空类器官,水谷须泻,精气须藏^[6]。故脏、腑的藏、泻特点是形态和功能的统一。可见,《素问·五脏别论》的内容成篇时,五脏概念并未完全脱离实体。

通过解剖实体认识生命是医学最直观、最基本的方法。但由于古代科技条件所限,仅用解剖实证的方法难以深入研究生命规律。重道轻器观念恰好为中医学研究方法的突破提供了思想基础,《灵枢·九针十二原》曰“粗守形,上守神”。这里的形,指形体,即解剖形态;神,《素问·天元纪大论》云“阴阳不测谓之神”。即人体阴阳变化规律。说明《内经》对生命体的研究方法已有了很大改变。

重道轻器观念对《内经》的影响,促使五脏概念由实体向功能演变,其依据之一就是五脏与五行配属的变化。早期五脏与五行配属关系,见于《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等。如《礼记·月令》记载:春“祭先脾”,夏“祭先肺”,中央“祭先心”,秋“祭先肝”,冬“祭先肾”。其配属原理是根据《礼记·礼运》“死者北首,生者南乡”的原则,人面南而立,按照古人的时空观念,用实体脏器对应时空方位以祭祀。肺在上,配南方属火;脾在左,配东方属木;肝在右,配西方属金;心居中央以配土;肾在下,配北方属水。然而,《内经》并未承袭这种配属方式,而是完全改用了肝、心、脾、肺、肾分别配属木、火、土、金、水的模式。这种改变,虽与五行的社会化、政治化及当时的社会变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古代医家在重道轻器观念影响下,自觉放弃解剖实证方法,转而对人体内脏功能规律进行研究归纳的必然选择。正如《素问·脏气法时论》所述,《内经》运用五行配属五脏的依据是“五脏之气”,而不是五脏实体。可见,《内经》五脏的实质是人体不同特点的5个气化单位。

4 司外揣内方法是整合五脏功能的主要途径

受“气一元论”的影响,《内经》认为万物乃至人体内外都是相互关联的,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可以从已知事物推测认识未知事物的规律。为此,《灵枢·外揣》提出了“司外揣内”和“司内揣外”的认识方法。司,指观察;揣,即揣摩推测之意。《内经》首先采用解剖方法“司内揣外”,认识了五脏的部分主要功能,如“心主一身之血脉”(《素问·痿论》)、“肝藏血”(《灵枢·本神》)等。基于解剖方法的局限以及传统观念的引导,《内经》在解剖基础上,主要运用了“司外揣内”方法,即从人体外部表现出的各种征象来推测分析内脏的变化。《素问·五脏生成论》曰“五脏之象,可以类推”。王冰注“象,谓气象也,言五脏虽隐而不见,然其气象性用,犹可以物类推之”。可见,“司外揣内”方法是《内经》观察、类分及整合五脏功能的主要途径。

“司外揣内”可分三个阶段。首先,对人体外部征象的观察。《内经》将局部与全身、静态与动态、人体与环境等结合起来,发现了生命过程的主要表现,如心跳、呼吸、饮食、排泄、生殖、寤寐、神志等,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状态与环境下的变化规律。继之,运用已有的解剖知识及思维工具,将这些生命现象与相应内脏进行关联,类分和推测五脏的生理功能,如:通过解剖很容易发现肺主呼吸的功能,进一步推测、演绎,从呼吸与肺舒缩的关系,联想气的升降出入,得出肺调节气机的作用,抽象出肺气宣发和肃降的本性。由于生命活动的复杂性,生命现象之间以及与内脏的联系不是线性的,有的生命现象与多个内脏相关,这就需要有一个整合过程,如: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素问·经脉别论》)的功能,可能是在肺主宣降、外合皮毛的基础上,通过暑寒汗尿变化,发现汗与尿的相关性,推导而出的。这样,与肺的宣降有关的主气司呼吸及行水功能整合至同一个气化单位。最后,临床验证过程既是对上述两个过程的证实,本身也是“司外揣内”方法的具体应用。如《素问·汤液醪醴论》“开鬼门,洁净腑”的治法行之有效,证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理论正确可行。可见,五脏是基于功能联系、应用“司内揣外”方法形成的五个功能集合体。

五脏是藏象学说的中心,也是《内经》认识生命规律的主要生理病理结构。五脏概念及其内涵的确立,不仅是医学实践和观察的结果,也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渗透、运用和引导的成就。探讨《内经》确立五脏概念的文化基础,对于正确解读中医学的概念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 [1] 烟建华.《内经》五脏概念研究[J]. 中医药学刊,2005,23(3):395-399,406.
- [2] 张岱年.漫谈和合[J]. 社会科学研究,1997(5):55.
- [3] 金光亮.五脏内涵演变与新识[J]. 医学与哲学,1998,19(9):468-471.
- [4] 曾庆榴,陈创生.“和”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价值[J]. 学术研究,1995(1):59-64.
- [5] 胡化凯.试论五行说的科学思想价值[J]. 中国哲学史,1996(3):31-34.
- [6] 常立果,艾浩,烟建华,等.五脏概念与五行模式[J]. 山西中医,2007,23(2):52-53.